

臺灣使槎錄(二)筆

臺灣隨筆

清 雲間徐懷祖燕公著

乙亥之春。余再至閩漳。竊思廿載萍蹤。若燕、齊、秦、晉、魏、趙、吳、越、楚、粵、滇、黔之閒。所遊歷者多矣。詎意復有臺灣之行。然觀海亦吾素志。慨然往焉。凡自漳入海者。皆于石碼登舟。由海澄以達廈門、金門。而後出大海。廈門距海澄三十餘里。迤南則爲金門。皆海之歧流。所經閩南藩維之最衝者也。禹貢所載。自衡岳以南。疏淪無聞。蓋以滇、蜀之界。如黑水南流。滇水西流。皆非中原海道。閩、越之閒。率多負山面海。其水自能歸墟也。

凡郡邑之濱海者。皆裨海也。各有重山疊嶂。衛其外。卽瓊崖、崇明、定海之地。亦尙在裨海中。若安南則陸路可達。惟臺灣一郡。孤峙大海。

臺灣于古無考。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遊編。載東番記一篇。稱臺灣爲臺員。蓋閩音也。然以爲古探國。疑非是。

臺灣山甚高。亦多平原可耕藝。周圍五十里。自有土番居之。多巢棲而不火食者。無所求于中國。明天啓時。漢人顏思齊誘日本國人屯其地。鄭芝龍附之。未幾荷蘭人由洋中來。假地日本。久而不歸。遂築城而有之。本朝順治十八年。鄭芝龍之子成功。京口敗。歸廈門。欲取臺灣。東鹿耳門水漲。遂艤舟以臺。荷蘭戰

不勝拒守久之。乃棄城去。成功始以夜郎自待矣。傳其子經孫克塽。外通諸番。內擾濱海。今上康熙十八年。始命將征之。一戰而克澎湖。師臺灣。而克城降。兵不血刃。遂定其地。東西五十里。南北三千里。置郡一縣。三郡治之外。則番人居之。仍其舊俗。

海濱弛禁以後。人置漁舟。家有商舶。惟商舶可以航海。凡使節往來咸藉之。

海艘上平而下銳。期于足禦風濤。凡百工械具以及日用糗糒。靡不畢備。而尤急于儲水。偶有被風沙嶼之上者。或至不能粒食。而蚶、蛤、蠃、蚌。猶堪鼓腹。惟水則必不可得也。

自海澄登舟。遂行至廈門。尚在支流中。然已震蕩不寧矣。遙望遠嶼。白浪出其上。又見他舟。似鳧鷖入水。復出。腸胃之間。爲之溢湧。海中率多積沙。舟不可近。時以長竿測之。而後行。其緣檣者。覘雲氣。望遠近也。緣帆而上。捷于猿猴。亦或兩人偕登。至于檣末。竝坐談笑自若。即在大海中亦然。

廈門築城于山。嚴兵戍之。其地連縣數百里。然皆山嶂也。海外迤東屬國。皆貿易于此。偶見有紅毛番船至。其廣大倍于閩舟。而製造精巧。尤不能及。聞彼一舟之費。以鉅萬計。其人能入水而行。

舟艤廈門。適遇石尤。遲回十許日。始得西北風而行。第觀其發碇掛帆。亦艱辛之甚。矧以木爲之。長丈餘。未有兩齒。如鹿角。繫以長絙。而遠布之泥淖中。船即止。廈門稍南。有團山。在中流。逾此即大洋。故舟人呼爲海門云。

大海之中。波濤洶湧之狀。筆不能盡。惟是四顧無山。水與天際。仰觀重霄。飛翔絕影。蓋鳥亦不能渡海也。

以此知爰居、海鳧，故非常見。若帆檣之側，禽鳥翔鳴，則必有島嶼在望矣。舟在大洋中，風利卽長往，風不利亦可復還。所泊處或風勢甚惡，舟不得迴，則惟有東西南北，任其所之耳。

海上風信甚者曰颶，尤甚者曰颶，可以計日候之。或前或後，大約不爽。若天邊雲氣如破帆，卽颶颶將至。斷霓者，斷虹也。亦風至之徵。蘇黨颶風賦所謂斷霓飲海者，指此。

海中風利，舟行迅決。若風恬浪靜，則靡靡中流。所謂淘船無風不能動者如是。日星河漢，俯仰爛然，風景殊不惡，但苦無繫舟地耳。

茫茫海道，舟人固不識也。惟東西南北，則以羅經視之。其所往之地，非山不可辨。若宵晝行而不見山，亦莫測其遠近。故有瞻星察氣，緣橦遠望，辨水之色，及視泥沙之臭味者。一遇島嶼，可以泊舟，則尤兢兢焉。蓋海嶼雖卑，而水中尙多巖巒，又有積沙如隄阜，皆能敗舟。且山上迴颶，亦能噓噙其舟而膠之。及已泊之後，猶恐潮汐往來，及戕風猝至，故澳中有必不可藏舟之處。

島嶼在澎湖，甘吉洋在澎湖之東，雞籠山在臺灣北，鹿耳門在臺灣西，皆險要也。

臺郡番民種類甚繁，莫詳所自。或云秦始皇時方士將童男女五百人入海，蓋出于茲山而育種至今。臺地物產無異中原，略載其異者：波羅蜜自荷蘭移種，大如斗，甘如蜜，香樣大如雞子，味甘色黃，其根在核，然不能如荔走長安也。照殿紅樹甚高，花如巨觥，色紅無二，樹蘭如珠蘭，然亦喬柯修幹，竹多叢生，節疏葉長。至冬則其葉盡落，及春復生，頗似江柳。象齒有實可食，林茶亦內地所無。惟鱗介之族，其形殊異。

者不可殫述。

余之初至廈門也。舟人以爲有風候。遂登陸假寓。已而大風雨者三日。夜舟藏曲島。幸而得免。然聞臺澎之閒。頗有漂溺矣。迨風霽。夜發。甫出海門。行及三鼓。風稍厲。或有懼色。遽命回舟。昏黑中捩舵而西。幾至不測。旣明。始達于金門之山後。荒嶼無居人。僅可避風耳。舟泊中流。不得登岸。抱膝而坐者累日。及晴。霧無風。乃復掛帆。則汎汎悠悠。舟亦不動。反不如平江中可以搖櫓爲力也。越三日而至澎湖。其嶼甚卑。方數十里。室廬亦少。置軍守之。自廈門至此。始可泊。因幸其無風。遂不繫舟而行。又越二日而至臺灣。臺灣距廈門不知若干里。而舟人稱海程。則以更爲計。云自厦至臺。爲十一更。自臺至松江之上洋。爲五十六更。然問其所謂更者。莫解其義也。余在臺灣一載。乃復從海道歸。旣登舟。止于鹿耳門十日。鹿耳門爲臺灣門戶。其水中沙石纍纍環濤。出入危險。舟行畏之。旣而啓行。南風甚勁。海師以指南針指子癸之次。凡三日三夜。乃目覩風濤之壯。然已逾金、厦、漳、泉。而徑達于興化之港矣。自閩之興化。歷福州、福寧、入浙之溫、台、寧、三郡。以達于崇明。上海。凡五日五夜而至。皆行于海濱之歧流中。雖有最深廣處。而非大洋也。

臺海使槎錄卷一

清 大興黃叔瓚撰

赤嵌筆談

原始

琉球國在泉州之東。有島曰澎湖。煙火相望。水行五日而至。旁有毘舍耶一作那。國語言不通。袒裸盱睢。殆非人類。喜鐵器。臨敵用鏢。鏢以繩十餘丈爲操縱。蓋愛其鐵不忍棄。文獻通考

按澎湖東南卽今臺灣。其情狀相似。殆卽毘舍耶國也。

臺灣於古無考。惟明季莆田周嬰著遠游編載東番記一篇。稱臺灣爲臺員。蓋閩音也。然以爲古探國。疑非是。臺灣隨筆

臺灣海中番島。名山藏所謂乾坤東港華嚴嚴婆娑洋世界。名爲雞籠。考其源。則琉球之餘種。自哈喇分支。近通日本。遠接呂宋。控南澳。阻銅山。以澎湖爲外援。明萬曆間。海寇顏思齊踞有其地。始稱臺灣。思齊剽掠海上。倚爲巢窟。臺灣有中國民。自思齊始。思齊死。紅夷乘其敝而取之。葺草爲田。民知樹藝。順治辛丑。鄭成功金陵挫敗。廈門不守。襲而有之。迄康熙癸亥。歸我一統。其民五方雜處。非俘掠之遺黎。卽叛亡之

奸宄里無一姓。人不一心。溪深林茂。易於伏莽。山海氣溼。又多霧露水土之害。其番喜酒好殺。無姓氏。無歲月。無冠履衣服之儀。無婚嫁喪葬之禮。不知法紀。撫御或失。急之則變生肘腋。緩之則俗敝人頑。文蔚洲吏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。閩省海墘。地如巾帨。民耕無所。且沙礫相薄。耕亦弗收。加以年荒賦急。窮民緣走是海如驚。長子孫於唐市。指窟穴於臺灣。春明夢餘錄

星野

臺之星野。莫錄其詳。然既係於閩。則宜從閩。閩蓋禹貢揚州之域。天文牛女分野。按牛女於辰爲丑。銀海之屬。星紀之次。銀海。元武象也。星紀。吳越分也。劉向曰。吳越屬斗牛女分。晉隋元志。吳越其辰在丑。說者謂臺在泉州之窮南。去福州遠甚。不宜爲銀海之屬。又在漳州之極東。去吳越遠甚。不宜爲星紀之次。遂以臺分野當在女虛之交者。虛。元枵之次。在子之辰。以臺之稍迤而東。疑其越次越辰。亦坐井之見。今以近事考之。明時彭島統於泉。泉爲牛女。則臺無可疑。以近地考之。臺海西界於漳。南鄰於粵。北則閩安對峙。漳分野視閩。而粵分野視漳。臺之壤接。獨不屬牛女乎。唐僧一行有云。星紀當雲漢下流。百川歸焉。故其分野。自河南下。窮南紀之曲。東南負海爲星紀。則臺宅東南。仍屬牛女。又與一行之說相符。島上附傳

形勢

臺灣爲十番部族。在南紀之曲。當雲漢下流。東倚層巒。西迫巨浸。北至雞籠城。與福州對峙。南則河沙礫。

小琉球、近焉。周袤三千餘里。孤嶼環瀛。相錯如繡。

自鷺門、金門、迤邐東南。以達於澎湖。可數千里。風濤噴薄。悍怒激鬪。瞬息萬狀。子午稍錯。北則墜於南風。烝南則入於萬水。朝東。皆有不返之憂。又東至鹿耳門。夾以七鯤身。北線尾。海道紆折。僅容數武。水淺沙膠。雖長年三老。不能保舟之不散。餘乃山羅礁湧。無由以入。其險且不測如此。島上附傳。

海中孤島。地在東隅。形似彎弓。臺灣紀略。

雞籠山島。野夷亦謂之東番。萬曆四十四年。倭脅取其地。久之始復國。東番諸山。其人盛聚落而無君長。

習鏢弩。少舟楫。自昔不通中國。方輿紀要。

臺灣處大海之中。地形坐東南。面西北。自東北而至西南。如列屏。爲中國江、浙、閩、粵四省之外界。西北近海。多平地可耕。土番及人民聚落以數百。山背東南。一望洗洋。舟楫所不到。土番加嘮使種類居焉。自紅夷以至鄭氏。皆不能綏附。聞中國盛德。悉來臣服。贊其方物。故我國家邊陲。極於海東數萬里。置郡縣爲疆界。實自古所未有。福建海防志。

東甯緣高邱之阻。以作屏。臨廣洋之險。以面勢。無仙蹤神跡之奇。無樓臺觀宇之勝。有山則頑。翳於蔓草。有水則鹵。浸於洪濤。鹿豕狸鼠之所蟠。龍蛇蜃虺之所游。夫旣限之以荒裔。而求天作地成之景。皆無所得。答洲文藁。以上臺灣。

三十六島巨細相間。坡隴相望。有七澳居其間。大約有土無木。土瘠不宜禾稼。產胡麻、菉豆。山羊尤多。居人煮海爲鹽。釀秫爲酒。採魚蝦螺蛤以佐食。土商興販。以廣其利。貿易至者。歲常數百艘。爲泉外府。至元末置巡司於此。元志。

水至澎湖漸低。近琉球謂之落漈。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。凡西岸漁舟。到澎湖已下。遇颶風發。漂流落漈。回者百無一。續文獻通考。

隋開皇中。嘗遣虎賁陳棱略澎湖地。其嶼屹立巨浸中。環島三十有六。如排衙。居民以苦茅爲廬舍。推年大者爲長。以畋漁爲業。地宜牧牛羊。散食山谷間。各鼂耳爲記。海防考。

澎湖島在琉球國水行五日。地近福州。泉州。興化。漳州。四郡界。天氣清明。望若煙霧。明統志。

海中島嶼最險要而紆迴。則莫如澎湖。蓋其山周回數百里。險口不得方舟。內溪可容千艘。海中舊有三山之目。澎湖其一耳。東則海壇。西則南澳。誠天設之險。何可棄以資敵。方輿紀要。

福州海中有澎湖島。相去三千里。晴日髣髴可見。有參將領兵駐之。自福州順風而往。不半日至也。玉堂書記。

澎湖僻在興泉外海。其地爲漳。泉。南戶。日本。呂宋。東西洋諸國皆所必經。南有港門。直通西洋。福建海防志。

鄭成功竊踞臺灣。用澎湖爲外藪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。將軍施琅統兵。自銅山攻破。據之。八月。遂克臺灣。諸羅雜識。

以上澎湖。

臺灣在福建之東南。地隔重洋。形勢延袤。可至者凡千六七百里。外此則生番所居。與熟番阻絕。遠望皆大山疊嶂。莫知紀極。可以置而不議。府治南北千有餘里。越港卽水師安平鎮。又有七鯤身。沙線潮平。可通安平港內。爲水師戰艘商民舟楫止宿之地。港名鹿耳門。出入僅容三舟。左右皆沙石淺淤焉。此臺灣之內門戶也。衡渡至澎湖。島嶼錯落。有名號者三十六島。澎湖溝底。皆老古石參差。港泊有南風北風二者殊澳。此臺灣之外門戶也。然臺灣之可通大舟者。尙有南路之打狗及東港。北路之上澹水。凡三處。而惟上澹水可容多船。港門爲正也。其可通小舟者。尙有南路之鯤港。北路之鹹水港。及八掌港。笨港。海翁港。鹿仔港。大甲。西二林。三林。中港。竹塹。蓬山。凡十二處。而笨港并有小港可通鹿耳門內。卽名馬沙溝是也。總之臺灣三路俱可登岸。而惟鹿耳門爲用武必爭之地者。以入港卽可以奪安平而抗府治也。奪安平。則舟楫皆在港內。所以斷其出海之路。抗府治則足以號令南北二路。而絕依附之門。故一入鹿耳門而臺灣之全勢舉矣。或云鹿耳門爲天險門戶。而又上設礮臺。防亦密矣。萬一攻之不入。兵法有攻堅而瑕者亦堅。其謂之何。不如由北路之上澹水進兵。所謂行師如過於衽席之上者。謀非不臧也。而不知由北路進兵。則其勢主緩。緩則必以衆而臨寡。以強而併弱。由鹿耳門進兵。則其勢主捷。捷則有以反主客之形。成控制之師。而且安平不據。澎湖尙孤。彼賊衆者急而揚帆。不無他虞也。是故覘臺灣之形勢。而必講明於得入鹿耳門之要爲最急。理臺末講。

澎湖爲臺灣之門戶。鹿耳門爲臺灣之咽喉。大雞籠爲北路之險隘。沙馬磯爲南路之砥柱。

鳳山縣志

臺郡無形勝可據。四圍皆海。水底鐵板沙線。橫空布列。無異金湯。鹿耳門港路紆迴。舟觸沙線立碎。南礁樹白旗。北礁樹黑旗。名曰盪纓。亦曰標子。以便出入。潮長水深丈四五尺。潮退不及一丈。入門必懸起後舵乃進。

臺地負山而海。諸山似皆西向。皇輿圖皆作南北向。初不解。後有閩人云。臺山發軔於福州鼓山。自閩安鎮官塘山。白犬山。過脈至雞籠山。故皆南北峙立。往來日本。琉球。海舶率以此山爲指南。此乃郡治祖山也。澹水北山。朝山。與烽火門相對。

同安洪淳思澄心云。北路澹水直對福州省城。海道山石錯列。礙於大舟往來。南路赤山直對南澳。

臺地諸山本無正名。皆從番語譯出。內山諸水皆西流於海。安平七鯤身環郡治左臂。東風起波浪衝擊。聲如雷殷。諺云。鯤身響。米價長。謂海湧米船難於進港。

余與益齋二兄論羅漢門書略。羅漢門在郡治之東。自猴洞口入山。崇岡複嶺。多不知名。行數里爲虎頭山。諸峯環列。樹惟榦榔。過大灣崎蘆竹坑。咬狗阬。又東南經土樓山。壁平如削。上則獼猴跳擲。虞人張羅以捕。稍前爲疊浪崎。出茅草埔。度鴈門關嶺。回望郡治。海天一色。去關口里餘。中爲深塹。可數十丈。緣崖路狹。不堪旋馬。一失足便蹈不測。五里至石頭阬。四里至長潭。清瑩可鑑。潭發源於分水山後。

由羅漢門阨入岡山溪，同注於海。自番仔寮迤邐至小烏山後，入羅漢內門，峯迴路轉，眼界頓開，沃衍平疇，極目數十里。東則南仔仙山，東方木山，隔澹水大溪爲旗尾山，西卽小烏山，南爲銀錠山，北爲分水山，目貓徽山，層巒疊嶂，蒼翠欲滴，暝色尤堪入畫。民莊凡三：外埔、中埔、內埔，居民約二百餘口。內埔汛兵五十名，分防猴洞口、狗勻崑諸地，則寥寥三十餘人而已。先是由長潭東南行，至夏尾藍腳帛寮轉北，至外埔莊後，以逆黨黃殿潛蹤內埔，而甕菜岑、鼓壇阨尤爲奸匪出沒之所，禁止往來。外埔東南由觀音亭、更寮崙、番仔路頭至大崎越嶺，卽爲外門，去大傑嶺社十二里，中有民居，爲施里莊、北勢莊、莊盡番地，往年代納社餉，招佃墾耕，繼以遠社生番乘間殺人，委而去之。今則葦草不可除矣。自社尾莊割蘭坡嶺可赴南路，由木岡社卓猴可赴北路，外此羊腸鳥道，觸處皆通，峻嶺深谷，叢奸最易，土人運炭輦稻，牛車往來，徑路逼狹，不容並軌，惟約晝則自內而外，夜則自外而內，因以無阻。夏秋水漲，阨塹皆平，則迷津莫度，與諸邑聲息隔絕，議者謂宜歸臺邑，良然。

上澹水在諸羅極北，中有崇山大川，深林曠野，南連南嶽，北接雞籠，西通大海，東倚層巒，計一隅可二百餘里，洵扼要險區也。外爲澹水港，八里坌山在港南，圭柔山一作雞在港北，兩山對峙，夾束中流，南北有二河，南河源出武勝灣，行四十餘里，北河源出楓仔嶼，行百餘里，俱至大浪泵會流，出肩胛門，一作千入澹水港，曲折委宛五十餘里，而歸於海。圭柔山麓爲圭柔社，由山西下數里，有紅毛小城，高三

丈園二十餘丈。今圯。城西至海口。極目平衍。名虎尾。今澹水營所駐也。兩山南北。重岡複嶺。灌莽叢翳。南則武勝灣。里末擺接。秀朗諸社。北則麻少翁。外北投。內北投。大浪泵。麻里。卽吼楓仔嶼。諸社。礮山在內。北投濱河。山僅數仞。寸草不生。自澹水經楓仔嶼嶺。上下十里。過港至雞籠。山高多石。山下卽雞籠社。稍進爲雞籠港。港道狹隘。港口有紅毛石城。非圓非方。圍五十餘丈。高二丈。遠望爲小雞籠嶼。番不之居。惟時於此採捕。循此而上。至山朝社。又上至蛤仔難諸社。深箐鳥道。至者鮮矣。南路界盡沙馬磯頭。相傳地脈直接呂宋。凡舟赴呂宋。必由此東放大洋。有澳名龜那禿。北風時。大船可泊。沙馬磯頭之南。行四更。至紅頭嶼。皆生番聚處。不入版圖。地產銅。所用什物俱銅器。

澎湖一名彭蠡湖。樵書二編。彭蠡湖嶼環島三十六。洪武五年。以居民叛服不常。遂大出兵。驅其大族。徙置漳泉間。

觀澎湖諸島。夏月正值南風。由媽宮澳入港。順駛最易。惟出港逆風。未可時計。或收入八罩。從挽門潭上岸。登天台山四望。則三十六島嶼形勢。盡在目前。

洋

大海洪波。止分順逆。凡往異域。順勢而行。惟臺與厦。藏岸七百里。號曰橫洋。中有黑水溝。色如墨。曰墨洋。驚濤鼎沸。險冠諸海。或言順流而東。則爲弱水。昔有閩船飄至弱水之東。閱十二年始得還中土。

赤嵌集。

暗洋。在臺灣之東北。有紅夷舟泊其地。無晝夜。山明水秀。萬花徧滿。而上無居人。謂其地可居。遂留二百人。給以一歲之糧。於彼居住。次年復至。則山中如長夜。所留之番。已無一存。乃取火索之。見石上留字。言一至秋。即成昏黑。至春始旦。俱屬鬼怪。其人漸次而亡。蓋一年一晝夜云。荅洲文

由大擔出洋。海水深碧。或翠色如靛。紅水溝色稍赤。黑水溝如墨。更進爲淺藍色。入鹿耳門。色黃白如河水。

泛海不見飛鳥。則漸至大洋。近島嶼則先見白鳥飛翔。

潮

月臨卯酉。潮漲東西。月臨子午。潮平南北。潮漲多在春夏之中。濤大每居朔望之後。各處皆然。臺亦無異。志云。地屬東南。月常早上。十七八之夜。月臨卯酉。僅在初昏。故潮長退視同安、金、厦亦較早。同安、金、厦。初一十六。潮滿子午而退卯酉。初八二十三。潮滿卯酉而退子午。臺則初一十六。潮滿已亥而退寅申。初八二十三。潮滿寅申而退已亥。所差竟至一時半線以下。潮流過北。汐流過南。與彭島同。半線以上。潮流過南。汐流過北。水師副將魏大猷云。自鹿耳門至打狗港。潮汐較內地早四刻。水長五六尺。打狗至瑯嶠。潮汐較內地早一時。水只三四尺。自三林港北至澹水。潮汐與內地同。水丈餘。

風信

臺灣風信與他海殊異。風大而烈者爲颶。又甚者爲颶。颶倏發倏止。颶常連日夜不止。正二三四月發者爲颶。五六月發者爲颶。九月則北風初烈。或至連月爲九降。過洋以四七十月爲穩。以四月少颶。七月寒暑初交。十月小春。天氣多晴暖故也。六月多颶。九月多九降最忌。颶颶俱多挾雨。九降多無雨而風。凡颶將至。則天邊有斷虹。先見一片如船帆者。曰破帆梢。及半天如鬣尾者。曰屈鬣。土番識風草。草生無節。則一年無颶。一節則颶一次。多節則多次。颶之名以時而異。正月初四日曰接神颶。初九日曰玉皇颶。十三日曰關帝颶。念九日曰烏狗颶。二月二日曰白鬚颶。三月三日曰上帝颶。十五日曰真人颶。念三日曰馬祖颶。真人多風。馬祖多雨。已上春三月共三十六颶。此其大者。四月八日曰佛子颶。五月五日曰屈原颶。六月十二日曰彭祖颶。十八日曰彭婆颶。念四日曰洗炊籠颶。七月十五日曰鬼颶。八月初一日曰竈君颶。十五日曰魁星颶。九月十六日曰張良颶。十九日曰觀音颶。十月十日曰水仙王颶。念六日曰翁爹颶。十一月念七日曰普菴颶。十二月念四日曰送神颶。念九日曰火盆颶。念四日已後。皆曰送年風。香祖筆記。

余同王君仲千探硫。仲千登舟。余乘笨車。行十八日。至後壠社。王君敝衣跣足在焉。泣告余曰。舟碎身溺。幸復相見。自初三日登舟。泊鹿耳門。十八日乃行。舵帆不協。斜入黑水者再。船首俯入水底。舟人大恐。十九日午後。南風大至。行甚駛。頃之風厲甚。舵牙折者三。風中蝴蝶。千百飛舞。舟人以爲不祥。申刻風稍緩。有黑色小鳥數百集船上。舟人謂大凶。焚楮錢祝之。不去。至以手撫之。終不去。反呶呶向人。少間遙見小

港以沙淺不能入。就港口下碇。五鼓碇失。復出大洋。浪擊舵折。舟師曰。惟有划水仙求登岸免死耳。衆口齊作鉦鼓聲。人各挾一匕箸。虛作棹船勢。如午日競渡狀。船果近岸。得不溺。神海紀

海外紀略云。颶風雖暴。無四面齊至理。譬如北風。颶必轉而東。東而南。南又轉西。或一日。或三。五。七日。不四面傳徧不止。是四面遞至。非四面並至也。諸志云。此乃天地之氣交逆。地鼓氣而海沸。天風烈而雨飄。故沈舟傾橋。若海不先沸。天風雖烈。海舟順風而馳。同鯤鵬之徙耳。此語良然。六月有雷。則無颶。諺云。六月一雷止三颶。七月一雷九颶來。澎湖灣船之澳。有南風北風之別。時當南風。誤灣北風。澳時當北風。誤灣南風。澳則舟必壞。癸亥興師。正當盛夏。南風大震之候。僞都督劉國軒將戰艦。盡泊南風。澳時我師到彭。舟盡誤泊北風。澳。國軒得計。謂可弗戰而勝也。豈知天眷。忽北風大作。我師舟楫無損。而僞敵連艘覆沒。因得乘時進攻。克取澎湖。楊孝廉朝宗說。

放洋全以指南鍼爲信。認定方向。隨波上下。曰鍼路。船由浯嶼。或大擔放洋。用羅經向巽已行。總以風信計水程遲速。望見澎湖西嶼頭。貓嶼。花嶼。可進。若過黑水溝。計程應至澎湖。而諸嶼不見。定失所向。仍收泊原處。候風信。由澎湖至臺灣。向巽方行。近鹿耳門隙仔。風日晴和。舟可泊。若有風。仍回澎湖。內地之風。早西晚東。惟臺地早東風。午西風。名曰發海西。四時皆然。船出鹿耳門。必得東風。方可揚帆。澎湖來船。必俟西風。纔可進港。設早西晚東。則去船過日中。始能放洋。來船昏暮不能進口。何云利涉。

澹水在磺山之下。日出。磺氣上騰。東風一發。感觸易病。雨則磺水入河。食之。往往得病以死。七八月。芒花飛颺入水。染疾益衆。風候與他處迥異。秋冬。東風更盛。

諸山煙靄蒼茫。若山光透露。便爲風雨之徵。又饑鳶高唳。海雀驚飛。則踰日必風。春日晚觀。西。冬日晚觀。東。有黑雲起。主雨。諺云。冬山頭。春海口。

臺邑春日雨澤獨少。鐵線橋以北。大雨滂沱。橋南無一滴。梁觀察文科惡其限於南也。改名通濟橋。

氣候

臺灣環海孤峙。極東南之奧。氣候與漳、泉相似。熱多於寒。故花則經歲常開。葉則歷年不落。春燠獨先。夏熱倍酷。秋多烈日。冬鮮淒風。四五月之交。梅雨連旬。多雷電。山溪水漲。自秋及春。則有風而無雨。多露少霧。田禾播種以後。亦喜露而畏雨。至月早升。地常震。風發不時。此一郡之大概也。諸羅自半線以南。氣候同於府治。半線以北。山愈深。土愈燥。水惡土瘠。煙瘴愈厲。易生疾病。居民鮮至。雞籠社孤懸海口。地高風烈。冬春之際。時有霜雪。此又一郡之中。而南北異宜者矣。諸羅雜識

廣東志云。嶺南陰少陽多。故四時之氣。關多於闔。一歲間溫暑過半。元府常開。毛腠不掩。每因汗溢。即致外邪。蓋汗爲病之媒。風爲汗之本。二者一中。寒瘡相乘。其疾往往爲風淫。又云。盛夏士庶出入。率以青布裹頭。蓋南風爲厲。一侵陽明。則病不可起。此地正相同。